

七七抗戰六十周年的省思

無情戰地有情天（上）

日本小兵在中國戰地的回憶

● 梅川太郎

狼煙滾滾殺氣騰騰

一九三七年中國蘆溝橋發生事變那年我二十歲，今年正值「七七」抗戰六十周年，而我也已八十歲，精力衰退，記憶不及，我文章中寫的時間、地點、地名，容或有所不符，但經過皆屬事實。其中的逸事、情詞、歌謠，都非常哀傷感人；而日軍的殘暴與凶狠，中國戰地的疾苦與糜爛，以及中國僞軍的荒唐，也都斑斑可徵可證。我寫出本文的用意，不在僅僅具有歷史的價值，乃在驗證學理與事實相符，以資行大道、正人心。

如果有人能夠把我所寫的，拍成影片或錄製成廣播，那真是功德無量了。

我是日本岐阜縣武儀郡人，出身於務農為業的平民之家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中國蘆溝橋發生事變，我被徵兵入伍，在佐久間部隊，屬於馬高入壯的日軍騎兵第四旅團第一大隊第二中隊，充當一名二等兵，駐在中國東北滿洲里，因為當地適宜訓練兵練馬。那時卻接到命令，調往中國河南省豫東平原作戰。由於山海關一帶仍有戰事，隨後黃河決堤，洪水橫流，火車不能通達，於是把我騎兵旅團，調往日本國內，從長崎港乘兵艦出海，開向中國連雲港登陸。

那時日軍步兵已經先行打通了至河南開封的隴海鐵路線段，我騎兵旅團立即登上火車。只見狼煙滾滾，殺氣騰騰向西而進，聲威非常驚人，卻受阻於黃河決堤，洪水橫流之線，再也不能前進。

兵團到豫東商丘火車站下車，駛入火車站左側原有的大營房，作為中心據點，設立地區指揮司令部，計劃沿黃河決堤洪水橫流之內線，實行縱橫佈防。從而分兵分向太康、睢縣、寧陵、淮陽、鹿邑、亳縣、夏邑、虞城、蘭封、民權、考城等十多個縣城進占。那知中國大陸之大，出乎想像，每一個縣城的境域縱橫各有二三百華里，並且還有其他的重要要地，兵力怎夠分配？所謂「不自量力蛇吞象」，正是那種狀態。

先是每個縣城派駐一個騎兵中隊，逐漸減至一個騎兵區隊，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兵員向南洋抽調，每個縣城竟然減為一個騎兵小隊只有十人，而每個縣城大都四個城門，每個城門只能派出一個日本兵站崗守衛。有些縣城交由當地偽縣政府的保安隊或偽和平救國軍防守，只派一個日本人擔任偽縣政府的顧問而已。不過日軍有時從商丘火車站大營房中心據點，派出一個騎兵大隊，那是傾巢而出，向各縣巡邏，稱為「討伐」，馬到之處，狼奔豕突，雞飛狗跳，十分嚇人。所以即是一個日本兵站立城頭，也是如虎眈眈，望望然，莫敢冒犯。

其實此時的日軍已經「色厲內荏」，只要有人開槍，就會俯首稱臣。然而縣城十里之外，大多概有游擊隊數萬，黃河對岸概有國軍無數，始終無人膽敢出手，真真不可思議！中國八年抗戰，就河南省豫東地區而言，竟是這樣對峙的呀！

且說我由二等兵、一等兵、上等兵，升為伍長，服役三年屆滿，按照規定退伍，本應遣送回國。但因當時兵馬倥傯，像我這樣一個小兵退伍，來自鄉僻，僅係普通中等學校畢業，回國既無適當職業可就，也無出路可言。

為此經由駐地日軍騎兵中隊長石井大尉推薦，參加駐鹿邑縣日軍宣撫班，管理民事。名為宣傳安撫、維持地方治安，實是凶狠蠻幹，敲詐勒索，無惡不作。當時我是屬員，雖未為惡，但在中國人心目之中則視之為一丘之貉。不過由生而熟，凡有接觸，對我總有好感。

不久日華關係調整，日軍僅僅負責駐地的軍事行動，不再過問縣政。縣政歸由偽縣長主持，將日軍宣撫班撤銷，改組成立新民會。不久河南開封，由日本人另行組成河南省合作事業總會，於各縣設立該縣合作社聯合會，派我為鹿邑縣該會的常務理事，主管該會之事，偽縣長兼任該會理事長，但不問事，只是私下貪財要錢而已。雖為物資交流，調節民生，實是爾虞我詐，混沌一團，但卻是當時當地控制經濟的權力機關。

天地不仁亂世兒女

不久把我調為河南省合作事業總會豫東商丘辦事處的顧問，身為附屬，聽命指使，雖然我已二十六歲，但仍然看是青少年模樣，並且我長得不錯，由於年輕、單純、服從，頗得一般垂視。

那時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，商丘火車站上空已有B29轟炸機示威。日本人大多復被徵兵再次入伍，士兵之中四十歲以上者大有人在，像我這樣年輕的人絕無僅有。我乃因為家鄉戶籍列為戰地工作者，以致沒有被徵往南洋，故成「漏網之魚」。

正在此時，太康縣的一個日本顧問，一天隨同該縣偽縣長，帶著二三十個保安隊，出城到鄉間巡邏，進入一個村莊；剛要休息，

突然之間，只見周圍或蹲、或站、或牽牛、或拿鋤、或送水送茶的男男女女，紛紛從身上拔出手槍，四目相對，其中出來一位碩壯的青年，大喝一聲，他說：「不許動、把槍放下！」

保安隊一個個把槍放下。

那碩壯青年昂然而言：

「我們是人民解放軍。我本人就是此地鹿、淮、太三縣邊區人民政府的縣長。大家不必害怕，我們備有酒飯，請、請、請各位進入房子裡用餐。」

於是槍口轉向，大家進入房子裡落坐。

果見酒菜滿桌，氣氛調和。

於是把壺倒酒，面色一轉，嘻嘻哈哈。

吃喝一陣之後，那碩壯青年縣長抱拳在胸言道：「現在歡送各位回去。」隨即分別握手，連連而說：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，再見、再見。」竟然一句話沒有問，一個人沒有查，就這樣全被釋放。當時還不知道這就是「統戰」！

而此一日日本顧問，狼狽回到商丘火車站，猶然面如土色，顫顫驚驚，即被日軍連絡部看管，再也沒有一個日本人願意前往接替。當時日軍在其中心據點商丘火車站大營房附近，設有三個特務單位：

一是「陸軍連絡部」，乃「特務機關」之改名，專管地區之內日本人的任職、派遣以及行動等事務。

二是「樂園部隊」，名為部隊，實為日軍之旁中國人管中國人的特務單位，他逮捕抗日和嫌疑份子，他是監獄，也是感化所在，他可以隨手隨地抓人關人，他可以把人暗殺活埋，也可以把人感化釋放。

三是「日軍憲兵隊」，他在當地以及凡駐有日軍的各縣，設立「該縣日軍憲兵隊」，因為太平洋戰爭兵員抽調減少，各縣只有一個「候補憲兵」，乃是從普通兵之中選用的。但是他所用的中國壞人很多，中國人稱之為「憲兵腿子」，他們是閻王鬼判，管中國人也管日本人，中國人畏之如蛇蠍，我這個日本人也畏懼三分，總是離鬼神而遠之，不敢隨便接近！

且說事不待人，由日軍陸軍連絡部下令，派我為太康縣政府的顧問，並兼任該縣合作社聯合會的常務理事。那是一縣一城只有我一個日本人的任職，縣城無日軍，由該縣保安隊防守。

縣城城牆之下就是黃河決堤洪水橫流之地，從此天高皇帝遠，我卻有了我自己的意志，將心比心，把人比人，我從不「過分」，並且「盡分」也不「卸分」，上下非常融洽。當地父老兄弟姐妹贈送我一個名字，刻了一顆印章，名叫「梅世民」。那時該縣合作社聯合社從商丘火車站運來的物資，還算較為充沛，所以我頗受重視。

歲月荏苒，中國抗戰將近勝利，日軍投降之前的三個月，把我調為睢縣縣政府的顧問。離別太康縣的前夕，上下設宴惜別，隆情厚誼，不勝依依。其中有位曾於民國二十四年做過正堂縣長的李老先生，他有兩個女兒，姐姐李醉梅二十一歲，妹妹李嬌梅十九歲，都是太康縣合作社聯合會的職員，當然屬於我的同仁。她們人如其名，都有傾城之美，並都純潔善良，乃是玉女的形姿，與今日的歌星影星也可以比美，猶且過之。

若問在那種景況之下，爲甚麼還有那樣的人才？須知乃是由於當時天災人禍並至，地方糜爛，同類相食，土匪、地痞、無賴、日本特務、憲兵腿子、二鬼子，不論城鄉，設線佈網，到處都是，凡稍有聲名或財產者，皆不容存身安定；尤其知識青年，投向任何一方，都必須冒上身家性命的危險。只有就地苟且偷安，那是無奈，決非甘心事敵！

當時有個跟隨我從鹿邑縣而來太康縣的知識青年，我留他共事，他堅辭不就，我送他夜渡黃河，投向抗日陣營而去（據說曾被拉夫補兵）。臨別之時，互贈「少年各隨鴻鵠志，他日終有相見時」。二十年三十年後，因我經商貿易，我們竟然在台灣相遇，因此彼此的兒女也都相識，成了通家之好。

我時常認爲「國交不如個人之交」，唯有個人之交，才能得到真摯的友情和友誼。回憶他十七、十八歲之時，在商丘被日軍樂隊部隊，以嫌疑犯逮捕，由於年少，送至鹿邑縣日軍憲兵隊，交給我在鹿邑縣合作社聯合會看管，慢慢的接觸，成爲知己，有了感情。總之，人各有志，志隨所遇，當時有向各方投奔的，我都幫助，那就歸命運了。

回頭再說妹妹李嬌梅，在太康縣惜別之時，她送給我兩首詩詞，寫的是：

「莫別離，

惹魂銷！

地寬天高；

風吹韶光老，

從此寂寥，

復寂寥！」

「莫別離，

夢一場！

人去花亡；

好事已成往，

從此渺茫，

又渺茫！」

最後我只是帶著這兩首詩詞，和一顆「梅世民」的印章，被遣送回國。仍然自來路而返，從連雲港乘船，到長崎港登岸，歸還了家鄉。然而縈迴於我心際的，乃是一些無奈的人和無奈的事。爾今的我，白髮蒼蒼，八十整歲，依然低徊不止！

城春草木悽涼回憶

實際上，在我軍日軍第四騎兵旅團，進駐豫東地區約有一年之前，已經由徐州會戰的日軍步兵攻進過該地，只是未行停留，繼續向前進攻。

據說：那是國軍從徐州向西南武漢方面，滿山遍野，三三五五，落荒而走，潰不成軍。而日軍則乘汽車車隊，沿公路追擊，遇城則用小鋼砲轟城，逢市則點火燒屋。老百姓站在田頭，乘機買賣捷克式步槍，三五塊銀元就可交易，因此成為偽和平救國軍編軍的主要武器，所謂「楚人失弓，楚人得之」，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而中國報紙上卻用大字標題刊載：「台兒莊大捷」、「徐州會戰大捷」。

由於黃河決堤洪水橫流，部分日軍步兵撤至河南開封地區，部分日軍向老河口、襄陽、武漢方面進攻，日軍兵員當然有所損失，但是黃河決堤橫流所造成的大災大難，卻是不能想像的！

且說我騎兵第四旅團安營紮寨之後，即行分兵向豫東地區各縣進占佈防。我們騎兵第一大隊，從商丘火車站大營房出發，攻占柘城縣城，分由騎兵第二中隊，計有九十六匹人馬，內中有十九個韓國高麗人，突臂揚蹄，黃土飛沙，到了鹿邑縣城西門，一陣機槍掃射，卻未遭遇有人抵抗，就攻進了縣城。這已是日軍第二次的進入了（第一次則是從徐州而來的日軍步兵）。

日軍進城之後，馳馬向四街搜查，只見家家戶戶都用磚頭泥塊堵死了門窗，十室九空，空屋之內儘是老頭老婆，一個個目光驚懼，畏畏縮縮，不敢出聲！

於是人馬繞城一周，高呼勝利萬歲，遠遠望見一個老頭沿街疾走，有人縱馬追趕，馬到人倒，那老頭抱頭跪地直呼：「太軍！太軍！」太軍抽出馬刀要砍，斜視地上跌出一籃半破不碎的雞蛋，太軍翻身下馬搶去。

於是埋鍋造飯，燒水洗澡，搬來大戶人家的紅漆檀木桌椅，當作燒柴使用。從此就地駐防，開窗劈戶，破壞傢俱，亂抓苦力，舉手打人，端槍殺人，形成了恐怖之城、鬼域之地！

沒過幾天，由當地日軍宣撫班綁來兩個年輕人，說是游擊隊，當即拉到鹿邑縣城北門外渦河岸邊，只見那軍曹，抽出武士軍刀，兩手上舉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個年輕人伸頭縱身投入河水湍流之中，岸上日本兵端起步槍就射，一陣呼喝之下，不知所終！

幾個月之後，由當地偽縣政府又用繩子綁來兩個年輕人，說是抗日份子。

那時日軍實行分批退伍，從日本國內徵來新兵補充。於是把兩個抗日份子用作訓練新兵實習劈刺之靶，眼見之下，連我這個日本兵也會心顫膽寒，然而日軍軍官卻面不變色，瞞目下令，一個個日本新兵端槍直刺。只見鮮血淋淋，不聞聲息，因為活人早已魂飛天外了。

事後始知，那不是甚麼游擊隊或抗日份子，乃是由於宣撫班和奸偽人員敲詐勒索不遂，殺雞儆猴之所致！

夏末秋近，我擔任鹿邑縣城北城門的守衛衛兵，城門之上有一間破破敗敗的城門樓子，作為棲息之地。

城是方城，城牆用灰磚建造，高約一丈，四角各有堡壘，城牆之內堆土升高，上有走道，登高望遠，可以巡邏，所謂「七里之城」，森森然，儼儼然。向城內瞭望，家家戶戶大多荒草滿院，陰陰沉沉雞犬不聞，實同到了「鳥飛不下，獸廷亡群」的境地，甚感悽涼！

冬去春來，「城春草木深」的漫漫長夜，中國北方猶寒，飛霜刺面，站立城頭，家遠人遠，何日歸還，心地酸酸，不禁悲從衷來！（未完待續）